



中国经典名著

全元曲·杂剧

张孔目智勘魔合罗

文清校正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# 目 录

楔 子 .....	1
第一折 .....	2
第二折 .....	7
第三折 .....	14
第四折 .....	21

## 楔子

(冲末扮李彦实引净李文道上，诗云)月过十五光明少，人到中年万事休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作马牛。老汉姓李，名彦实，在这河南府录事司醋务巷住坐。嫡亲的五口儿家属：这个是孩子李文道，还有个侄儿李德昌，侄儿媳妇刘玉娘，侄儿根前有个小厮，叫做佛留。侄儿如今要往南昌做买卖去，说今日来辞我，怎生这早晚还不见来？(正末扮李德昌同旦、傣上，云)自家李德昌是也。这个是我浑家刘玉娘，这个是我孩儿佛留。我开着个绒线铺，这对门是我叔父李彦实。有个兄弟唤做李文道，乃是医士。我在这长街市上算了一卦，道我有一百日灾难，千里之外可躲。我今一来躲灾，二来往南昌做些买卖。大嫂，咱三口儿辞叔父去来。(旦云)咱去来波。(正末做见李彦实科，云)叔父，你孩儿去南昌做买卖，就躲灾难。今日是好日辰，特来拜辞叔父。(李彦实云)孩儿，你去则去，路上小心者。(正末向李文道云)兄弟，好看觑家中。(李文道云)哥哥，早些儿回来。(正末云)叔父，您孩儿今日便索长行也。(做出门科，旦云)李大，你今日做买卖去，我有句话，敢说么？(正末云)有何说？(旦云)小叔叔时常调戏我。(正末怒，云)噤声！我在家时不说，及至今日临行，说这等言语。大嫂，再也休提，你则好看家中，小心在意者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 则为你叔嫂从来情性乖，我因



此上将伊曾劝解。(旦悲科，云)你去了，我怎了也！(正未唱)你可便省烦恼，莫伤怀。你则照管这家私世外，(带云)别的不打紧。(唱)你是必好觑当小婴孩。

(旦云)这个我自知道，则要你挣坐者。(正未唱)

【么篇】则俺这男子为人须挣坐，我向这外府 他乡做买卖。(旦云)你则是早些回来。(正未唱)休则管泪盈腮，多不到一年半载，但得些利便回来。(同旦下)

(李彦实云)李文道，你哥哥做买卖去了，你无事休到嫂嫂家去。我若知道，不道的饶了你哩。(诗云)正是叔嫂从来要避嫌，况他男儿为客去江南。你若无事到他家里去，我一准拿来打十三。(同下)

## 第一折

(旦上，云)妾身刘玉娘是也，有丈夫李德昌贩南昌买卖去了。今日无甚事，我开开这绒线铺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李文道上，云)自家李文道便是，开着个生药铺，人顺口都叫我做赛卢医。有我哥哥李德昌做买卖去了，则有俺嫂嫂在家，我一心看上他。争奈俺父亲教我不要往他家去，如今瞒着父亲，推着他去，就调戏他。肯不肯，不折了本。来到门首也，我自过去。(见旦科，云)嫂嫂，自从哥哥去后，不曾来望得你。(旦云)你哥哥不在家，你来怎么？(李



云)我来望你吃钟茶，有甚么事。(旦云)这厮来的意思不好，我叫父亲去。父亲！(李彦实上，云)是谁叫我？(旦云)是您孩儿。(李彦实云)孩儿，你叫我怎的？(旦云)小叔叔来房里调戏我来，因此与父亲说。(李彦实见科，云)你又来这里怎的？(做打，文道下)(李彦实云)若那厮再来，你则叫我，不道的饶了他哩。我打那弟子孩儿去。(下)(旦云)似这般，几时是了？我收了这铺儿。李德昌，你几时来家？兀的不痛杀我也！(下)(正末挑担上，云)是好大雨也呵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七月才初，孟秋时序，犹存暑。穿着这单布衣服，怎避这悬麻雨？

【混江龙】 连阴不住，荒郊一望水模糊。我则见雨迷了山岫，云锁了青虚。(带云)这雨大不大？(唱)云气深，如倒悬着东大海；雨势大，似翻合了洞庭湖。好教我满眼儿没处寻归路，黑暗暗云迷四野，白茫茫水淹长涂。

(云)这雨越下的大了也。(唱)

【油葫芦】 恰便似画出潇湘水墨图，淋的我湿淅淅，更那堪吉丢古堆波浪渲城渠。你看他吸留忽刺水流乞留曲律路，更和这失留疏刺风摆希留急了树。怎当他乞纽忽浓的泥，更和他匹丢扑搭的淤。我与你便急章拘诸慢行的赤留出律去，我则索滴羞跌屑整身躯。



【天下乐】 百忙里鞋儿断了乳，好着我难行。也是我穷对付，扯将这蒲包上蒜麻且系住。淋的我头怎抬，走的我脚怎舒，好着我眼巴巴无是处。

(云)远远的一座古庙，我且向庙中避雨咱。(放担科)(云)我放下这担儿。原来是五道将军庙，多年倒塌了，好是凄凉也。(唱)

【醉中天】 折供卓撑着门户，野荒草遍阶除。(云)五道将军爷爷，自家李德昌便是，做买卖回来。望爷爷保护咱。(唱)我这里捻土焚香画地炉，我拜罢也忙瞻顾。多谢神灵祐护，望爷爷金鞭指路，则愿无灾殃早到乡间。

(云)一场好大雨也，衣服行李尽都湿了。我脱下这衣服来试晒咱，(唱)

【醉扶归】 我这里扭我这单布裤，晒我这湿衣服。(云)怎生这般漏？哦！元来是这屋宇坍塌了，所以这般漏。我试看这行李咱。(唱)我则怕盖行李的油单有漏处，我与你须索从头觑。(云)且喜得都不曾湿嗨！可怎生这等漏得紧。(唱)奇怪这两三番揩不干我这额 头颅，(云)可是为甚么？呆汉，你慌怎的？(唱)可忘了将我这湿绿绿头巾去。

(云)我脱下这衣服来晒咱。(做脱衣科)我山这庙门看天色咱。(做出门科)哎呀！我这一会增寒发热起来，可怎了也。(唱)



【一半儿】恰便是小鹿儿扑扑地撞我胸脯，火块似烘烘烧我肺腑，(云)敢是我这身体不洁净，触犯神灵，望金鞭指路，圣手遮拦。(唱)莫不是腥臊臭秽把你这神道触？(云)李德昌，你差了也，既为神灵，怎见俺众生过犯。(唱)我可也重思虑，(带云)我猜着这病也，(唱)多敢是一半儿因风一半儿雨。

(云)可怎生得一个人来寄信与我浑家，教他来看我也好。我且歇息咱。(外扮高山挑担子上，云)阿呀！好大雨也。来到这五道将军庙躲躲雨咱。(做放下担儿科，云)老汉高山是也，龙门镇人氏，嫡亲的两口儿，有个老婆婆。每年家赶这七月七，入城来卖一担魔合罗。刚出的这门，四下里布起云来。则是盆倾瓮漉相似。早是我那婆子着我拿着两块油单纸，不是都坏了。我试看咱，谢天地，不曾坏了一个。这个鼓儿是我衣饭碗儿，着了雨皮松了也。我摇一摇，还响哩。(正末云)兀的不有人来也，惭愧。(唱)

【金盏花】淋的来不寻俗，猛听得早眉舒。那里这等小朗朗摇动蛇皮鼓？我出门来观觑，他能迭落快铺谋。他有那关头的蜡钗子，压鬓髻的骨头梳。他有那乞巧的泥媳妇，消夜的闷葫芦。

(正末做扳过，揖云)才的，祇揖！(高山云)阿呀！有鬼也。(正末云)我不是鬼，我是人。(高山云)你是人，做这短见勾当。先叫我一声，我便知道是人，你猛可里扳将过来唱喏，多年古庙，前后没人，早是我也，若是第二个，



不唬杀了。(高山捩土科,正末云)你待怎么?(高山云)惊了我顛颗子哩。(正末云)老的,小人也是货郎儿。老的,你进来坐一坐咱。(高山云)老汉与你坐一坐。你勒着手帕做甚么?(正末云)老的,我在这庙里避雨,脱的衣服早了,冒了些风寒。老的,你如今那里去?(高山云)我往城里做买卖去。(正末云)老的,怎生与我寄个信去咱。(高山云)哥哥,我有三桩戒愿:一不与人家作媒,二不与人家做保,三不与人家寄信。(正末云)自家河南府,在城醋务巷居住。小人姓李名德昌,嫡亲的三口儿。浑家刘玉娘,孩儿佛留。小人往南昌做买卖去,如今利增百倍也。(高山起身,云)住!住!住!(出门看科,云)这里有避雨的,都来一搭儿说话咱,有也无?(入见正末,云)有你这等人?谁问你说出这个话来?倘或有人听的,图了你财,致了你命,不干生受一场。你知道我是甚么人?便好道:画虎画皮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(正末云)这那里便有贼?老的,我如今感了风寒,一卧不起,只望老的你便寄个信与俺浑家。教他来看我。若不肯寄信去,我有些好歹,就是老的误了我性命。(高山云)那个夫人的倒会放刁。我今日破了戒,我则寄你这一个信。你在那里住坐?有什么门面铺席?两邻对门是甚么人家?说的我知道。你则将息你那病症。(正末唱)

【后庭花】俺家里有一遭新板阁住两间高瓦屋。隔壁儿是个熟食店,对门儿是个生药局。怕老的若有不是处你则问那里是李德昌家绒线铺,街坊每他都道与。



(高山云)我知道了,你放心!(正末云)老的,在心者,是必走一遭去。(唱)

【赚煞】你是必记心怀,你叮也休疑虑,不是我嘱咐了重还嘱咐。争奈自己耽疾难动举,你教他借马寻驴莫踌躇。争奈纸笔全无,怎写旷安两字书?老的只要你莫阻,说与俺看家拙妇,教他早些来把我这病人扶。(下)

(高山云)出得这庙门来,住了雨也。则今日往城里卖魔合罗,就与李德昌寄信走一遭去。(下)

## 第二折

(李文道上,云)自家李文道。今日无甚事,我且到这药铺门前觑者,看有甚么人来。(高山上,云)老汉高山是也。来到这河南府城里,不知那里是醋务巷。我放下这担儿,试问人咱。(见李文道科,云)哥哥,敢问那里醋务巷?(李文道云)你问他怎的?(高山云)这里有个李德昌,他去南昌做买卖回来,利增百倍,如今在城南五道将军庙里染病,教我与他家寄个信。(李文道背云)好了。(回云)老的,这是小醋务巷,还有大醋务巷。你投东往西行,投南往北走,转过一个湾儿,门前有株大槐树,高房子,红油门儿,绿油窗儿,门上挂着斑竹帘儿,帘儿下卧着个哈叭狗儿,则那便是李德昌家。(高山云)谢了哥哥,(做挑担行科)好哥哥说与我,投东往西行,投南往北走,转过湾儿,门



前一株大槐树，高房子，红油门儿，绿油窗儿，挂着斑竹帘儿，帘儿下卧着个哈叭狗儿。假若走了那啥叭狗儿，我那里寻去？（下）（李文道云）便好道人有所愿，天必从之。他如今得病了，我也不着嫂嫂知道。我将这服毒药走到城外药杀他，那其间老婆也是我的，钱物也是我的。凭着我一片好心，天也与我半碗饭吃。（下）（旦同俵儿上，云）妾身刘玉娘，自从丈夫李德昌南昌做买卖去了，音信皆无。今日开开这铺儿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高山上，云）走杀我也，把那贼弟子孩儿！他说道还有个醋务巷，那里不走过来。（放下担科，云）我把那精驴贼丑生弟子孩儿，原来则这个醋务巷，着我沿城走了一遭，左右则在这里。（旦出门见科，云）兀那老子，好不晓事，人家做买卖去处，你当着门做甚么？（高山云）你看我的造物，头里着小弟子孩儿哄的我走了一日，如今又着这婆娘抢白我。哎！高山，你也怨你自己当初不与李德昌寄信，可也没这场勾当。（旦云）兀那老的，你那里见李德昌来？请家里吃茶波。（高山云）搅了你家买卖。（旦云）老的，你那里见李德昌来？（高山云）嫂子敢是刘玉娘？（旦云）则我便是。（高山云）这小的敢是佛留？（旦云）正是。老的你怎么知道？（高山云）嫂嫂，如今李德昌利增百倍，在城外五道将军庙里染病，你快寻个头口取他去。（旦云）多多亏了老的，等李德昌来家，慢慢的拜谢你老人家。（俵儿上，云）奶奶，我要个魔合罗儿。（旦打俵科，云）小弟子孩儿，咱家买菜的钱也无，那得钱来？（高山云）你休打孩儿，我与他一个魔合罗儿，你牢牢收着，不要坏了。底下有我的名字，道是高山塑。你父亲来家呵，见了这魔合罗，我寄信不寄信，久后做个大证



见哩(下)(旦云)谁想李德昌在五道将军庙染病。我将孩儿寄在邻舍家,锁了门户,借个头口去看李德昌走一遭去来。(下)(正末抱病上,)自从南昌回来,感了风寒病症,一卧不起。我央高山寄信去,教我浑家来看我。怎生这早晚不见来?李德昌,这的是时也,命也,运也,信不虚也呵。(唱)

【黄钟】【醉花阴】干着我贩卖南昌利钱好,急叫来又早病魔缠着。盼家门咫尺似天遥,好教我这会儿心焦,按不住小鹿儿拘拘地跳。端的是最难熬,只一阵头疼险些就劈破了。

【喜迁莺】教谁来医疗,奈无人古庙萧萧。量度,又怕有歹人来到。不由人小中添懊恼,不由人不泪雨抛。迭屑屑魂飞胆落,扑速速肉颤身摇。

【出队子】似这般无颠无倒,越趣人厮窘约。一会家阴阴的腹痛似锥挑,一会家烘烘的发热似火烧,一会家撒撒的增寒似水浇。

(云)大嫂,你在那里也呵!(唱)

【刮地风】悬望妻儿音信杳,急煎煎心痒难揉。(云)我出庙门望一望波。(唱)我这里慢腾腾行出灵神庙,举目偷瞧。我与你恰下涩道,立在檐梢,觉昏沉刚挣揣把门倚靠。我则道十分紧闭着,原来是不插拴牢。靠着时呀的门



开了，滴留扑仰刺叉吃一交。

【四门子】 这的是严霜偏打枯根草，哎哟！正跌着我这残病腰。一会家疼一会家焦，想钱财莫不是无福消？一会家疼一会家焦，我将这神灵祷告。

（李文道慌上）来到这庙也，哥哥在那里？（正未见科）（唱）

【古水仙子】 呀、呀、呀，猛见了，嗨、嗨、嗨，唬的我悠悠魂魄消。将、将、将，纸钱来忙遮，把、把、把，泥神来紧靠，慌、慌、慌，我这驻掩映着。（李文道云）我来望哥哥，受你兄弟两拜。（正未唱）他、他、他，走将来展脚舒腰，我、我、我，向前来仔细观了相貌。是、是、是，我兄弟间别身安乐，请、请、请，免拜波李文道。

（云）兄弟，我自从南昌回来，感了风寒病症，不能还家。你嫂嫂在那里？（李文道云）嫂嫂便来也。哥哥，你这病几日了？（正未唱）

【寨儿令】 也不昨宵，则是今朝，被风寒暑湿吹着。（李文道云）我与哥哥把把脉咱。（做把脉科，云）哥哥，我知道这病也，我就带将药来了。（做调药，与正未吃科）（正未云）兄弟且住，等你嫂嫂来我吃。（李文道云）不要等他，你吃了就好了。（正未咽科）（唱）我咽下去有似热油浇，烘烘的烧五脏，火火的燎三焦。（带云）兄弟也，（唱）这的敢



不是风寒药？

【神仗儿】 他将那水凋，我彳亍的咽了，不觉忽的昏迷，他把我丕的来药倒。烟生七窍，冰浸四稍。谁承望笑里藏刀，眼见的丧荒郊。

(做倒科)(李文道云)药倒了也。我收拾了东西回家中去来。(下)(正未唱)

【节节高】 这厮如损人利己，不合大道。钱物又不多，要时分明要，怎生下得教哥哥身夭。更做道钱心重，情分少，任辱没杀分金管鲍。

【者刺古】 身躯被病执缚，难走难逃。咽喉被药把捉，难叫难号。托青天暗表，望灵神早报。行善得善，行恶得恶。天呵！莫不是今年灾祸招。

【挂金索】 我则道调理风寒，谁想他暗里藏毒药。他如今致命图财，我正是自养着家生哨，疑怪来时，不将着亲嫂嫂。万代人传，倒惹的关张笑。

【尾】 所有金珠共财宝，一星星早不剩分毫，他紧紧的将马儿驮去了。

(卧桌下)(旦上，云)可早来到也。下的这头口，进的这庙来。怎生不见李大？原来在这供桌底下病重了也。(做



扶正末科)李大,你骑上头口,咱家去来。(下,旦随慌上,云)谁想李大到家中,七窍进流鲜血死了也。须索与小叔叔说知,做一个计较。(做唤李文道科,云)小叔叔!(李文道上,云)这妇人害怕,叫我哩。嫂嫂,你叫我怎的?(旦云)您哥哥来家也。(李文道云)请哥哥出来。(旦云)李大到的家中,七窍流血死了也。(李文道云)死了哥哥也!有甚么难见处。哥哥做买卖去了,你家里有奸夫,见哥哥回来,你与奸夫通谋,药杀俺哥哥也。(旦云)我是儿女夫妻,怎下得便药杀他?(李文道云)俺哥哥已死了,你可要官休私休?(旦云)怎生是官休私休?(李文道云)官休,我告到官司,教你与我哥哥偿命;私休,你与我做老婆便了。(旦云)你是甚么言语?我宁死也不与你做老婆。(李文道云)我和你见官去。(旦云)我情愿见官去。李大,则被你痛杀我也。(拖旦下)(挣扮孤引张千上,诗云)我做官人单爱钞,不问原被都只要。若是上司来刷卷,厅上打的鸡儿叫。小官是河南府的县令是也。今日坐起早衙,张千,看有告状的,着他进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李文道同旦上,云)你寻思波。(旦云)我只和你见官去。(李文道云)我和你见官去来。冤屈也。(孤云)拿过来。(张千云)当面。(孤做跪科)(张千云)相公,他是告状的,怎生跪着他?(孤云)你不知道,但来告的,都是衣食父母。(张千喝旦跪科)(孤云)你两个告甚么?(李文道云)小人是本处人氏,嫡亲的五口儿。这个是我嫂嫂,小人是李文道。有个哥哥李德昌,去南昌做买卖回来,利增百倍。当日来家,嫂嫂养着奸夫,合毒药杀死亲夫。大人可怜见,与小人做主咱。(孤云)我问你,你哥哥死了么?(李文道云)死了。(孤云)死了罢,



又告甚么？(张千云)大人，你与他整理。(孤云)我那里会整理，你与我去请外郎来。(张千云)外郎安在？(丑扮令史上)(诗云)官人清似水，外郎白如面。水面打一和，糊涂成一片。小人是萧令史。正在司房里攒造文书，只听得一片声叫我，料着又是官人整理不下甚么词讼。我去见来。(令史见犯人科，云)这厮我那里曾见他来？哦！这厮是那赛卢医。我昨日在他门首借条板凳也借不出来，今日也来到我这衙门里。张千，拿下去打着者。(张拿科，李做舒三个指头科，云)令史，我与你这个。(令史云)你那两个指头瘤？(李文道云)哥哥，你整理这桩事。(令史云)我知道，休言语。你告甚么？原告是谁？(孕文道云)小人是原告。(令史云)你是原告，说你那词因来。(李文道云)小人是本处人氏，是李文道。有个哥哥是李德昌，去南昌做买卖，利增百倍还家。俺嫂嫂有。奸夫，合毒药药杀俺哥哥。令史，与我做主咱。(令史云)是实么？画了字者。张千，拿过那妇人来。兀那妇人，你怎生药杀丈夫？从实招来。(旦云)大人可怜见。小妇人是刘玉娘，俺男儿是李德昌，南昌做买卖回来，在城外五道将军庙内染病。妾身寻了个头口，直至庙中，问着不言语，取到家中，七窍进流鲜血，蓦然气绝而死。妾身唤小叔叔来问他，小叔叔说妾身有奸夫。妾身是儿女夫妻，怎下的药杀男儿。大人，妾身并无奸夫。(令史云)不打也不招。张千，与我打着者。张千打科(令史云)你招了罢。(旦云)小妇人并无奸夫。(令史云)不打不招。张千，与我打着者。(张千又打科)(旦云)住、住、住！我待不招来，我那里受的这等拷打，我且含糊招了罢。是我药杀俺男儿来。(孤云)你休招，招了就是



死的了也。(争史云)他既招了，将枷来上了枷了，下在死囚牢中去。(孤云)张千，取枷来上了枷者。(张千云)枷上了，下在牢中去。(旦云)天那！谁人与我做主也呵？(下)(孤云)令史，你来，恰才那人舒着手与了你几个银子，你对我实说。(令史云)不瞒你说，与了五个银子。(孤云)你须分两个与我。(同下)

### 第三折

(外扮府尹引张千上，诗云)滥官肥马紫丝缰，猾吏春衫簸地长。稼穡不知准坏却，可教风雨损农桑。老夫完颜女直人氏。完颜者姓王，普察姓李。老夫自幼读书，后来习武，为俺祖父多有功勋，因此上子孙累辈承袭，为官为将。这河南府官浊史弊，往往陷害良民。圣人亲笔点差老夫为府尹，因老夫除邪秉正，敕赐势剑金牌，先斩后奏。老夫上任三个日头，今日升厅，坐起早衙。怎生不见掌案当该司吏？(张千云)当该司吏，大人呼唤。(令史上，云)来了，来了。(见科)(府尹云)你是司吏？(令史云)小的是。(府尹云)兀那厮，你听者，圣人为你这河南府官浊史弊，敕赐老夫势剑金牌，先斩后奏。若你那文卷有半点差错，着势剑金牌先斩你那驴头。有合金押的文书。拿来我金押。(令史云)有、有、有！就把一宗文卷大人看。(府尹看科，云)这是那一起？(令史云)这是刘玉娘药死亲夫，招状是实，则要大人判个斩字。(府尹云)刘玉娘因奸药死丈夫，这是犯十恶的罪，为何前官手里不就结绝了？(令史云)



则等大人来到。(府尹云)待报的囚人那里?(令史云)见在死囚牢中。(府尹云)取来我再审问。(令史云)张千,去牢中提出刘玉娘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旦上,云)哥哥唤我做甚么?(张千云)你见大人去。(令史云)兀那妇人,如今新官到任,问你,休说甚么,你若胡说了,我就打死你。张千,押上厅去。(张千云)犯妇当面。(旦跪科)(府尹云)则这个是那待报的女囚?(令史云)则他便是。(府尹云)兀那女囚,你是刘玉娘?你怎生因奸药死丈夫?恐怕前官枉错了,你有不尽的言语,从实说来,我与你做主咱。(旦云)小妇人无有词因。(府尹云)既他囚人口里无有词因,则管问他怎么?将笔来我判个斩字,押出市曹杀坏了者。(张千押旦出科)(旦云)天也,谁人与我做主也呵?(正末扮张鼎上,云)自家姓张名鼎,字平叔,在这河南府做着个六案都孔目,掌管六房事务。奉相公台旨,教我劝农已回。今日升厅坐衙,有几宗合金押的文书,相公行金押去。我想这为吏的扭曲作直,舞文弄法,只这管笔上,送了多少人也呵。(唱)

【商调】【集贤宾】 这些时曹司里有些勾当,我这里因金押离了司房。我如今身耽受公私利害,笔尖注生死存亡。详察这生分女作歹为非,更和这忤逆男随波逐浪。我可又奉官人委付将六案掌,有公事怎敢仓皇。则听的冬冬传击鼓,偌偌报撞箱。

【逍遥乐】 我则抬头观望,官长升厅,静悄悄有如听讲。我索整顿了衣裳,正行中举目参详。见雄纠纠公人

